四庫全書

史部

五代史卷二十八

宋　歐　陽　修　撰

唐臣傳第十六

豆盧革父瓚唐舒州刺史豆盧為世名族唐末天下亂革避地之中山唐亡為王處直掌書記莊宗在魏議建唐國而故唐公卿之族遭亂喪亡且盡以革名家子召為行臺左丞相莊宗即帝位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革

雖唐名族而素不學問除拜官吏多失其序常爲尚書郎蕭希甫駮正革頗患之莊宗已滅梁革乃薦韋說爲相說唐末爲殿中侍御史坐事貶南海後事梁爲禮部侍郎革以說能知前朝事故引以佐已而說亦無學術徒以流品自高是時莊宗内畏劉皇后外慼宦官伶人郭崇韜雖盡忠於國而亦無學術革說俯仰默默無所爲唯諾崇韜而已唐梁之際仕宦遭亂奔亡而吏部銓文書不完因緣以爲姦利至有私鬻告勑亂易昭穆而

孛父母舅反拜姪甥者崇韜請論以法是時唐新滅梁朝廷紀綱未立議者以為宜革以漸而崇韜疾惡太甚果於必行説革心知其未可而不能有所建言是歲冬選人吳延皓改亡叔告身行事事發延皓及選吏尹玫皆坐死尚書左丞判吏部銓崔沂等皆貶説革詣閤門待罪由是一以新法從事往往以偽濫駁放而斃踣羇旅號哭道路者不可勝數及崇韜死説乃教門人上書言其事而議者益以罪之是歲大水四方地連震流民

殍死者數萬人軍士妻子皆採稆以食莊宗日以責三司使孔謙謙不知所為樞密小吏段佪曰臣嘗見前朝故事國有大故則天子以朱書御札問宰相水旱宰相職也莊宗乃命學士草詔手自書之以問革說革說不能對第曰陛下威德著于四海今西兵破蜀所得珍寶億萬可以給軍水旱天之常道不足憂也革自為相遭天下多故而方服丹砂鍊氣以求長生嘗嘔血數日幾死二人各以其子為拾遺父子同省人以為非遽改佗

官而革以說子為弘文館學士說以革子為集賢院學士莊宗崩革為山陵使莊宗已祔廟革以故事當出鎮乃還私第數日未得命而故人賓客趣使入朝樞密使安重誨詬之于朝曰山陵使名尚在不俟改命遽履新朝以我武人可欺邪諫官希旨上疏詆革縱田客殺人說坐與隣人爭井遂俱罷革貶辰州刺史說溆州刺史所在馳驛發遣宰相鄭珏任圜三上章請毋行後命不報革復坐請俸私自入說責官與選人責授革費州司

户參軍說夷州司户參軍皆員外置同正員已而竄革陵州說合州皆長流百姓初說嘗以罪竄之南海遇赦還寓江陵與高季興相知及爲相常以書幣相問遺唐兵伐蜀季興請以兵入三峽莊宗許之使季興自取夔忠萬歸峽等州爲屬郡及破蜀季興無功而唐用伐將取五州明宗初即位季興數請五州以謂先帝所許朝廷不得已而與之及革說再貶因以其事歸罪二人天成二年夏詔陵合州刺史監賜自盡革子昇說子濤皆

官至尚書郎坐其父廢至晉天福初濤為尚書膳部員外郎卒

盧程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唐昭宗時程舉進士為鹽鐵出使巡官唐亡避亂燕趙變服為道士遊諸侯間豆盧革為王處直判官盧汝弼為河東節度副使二人皆故唐時名族與程門地相等因共薦之以為河東節度推官莊宗嘗召程草文書程辭不能其後戰胡柳掌書記王緘歿于陣莊宗還軍太原置酒謂監軍張承業曰吾

以巵酒辟一書記於坐因舉巵屬巡官馮道程位在道上以嘗辭不能故不用而遷程支使程大恨曰用人不以門閥而先田舍兒邪莊宗已即位議擇宰相而盧汝弼蘇循已死次節度判官盧質當拜而質不樂任事乃言豆盧革與程皆故唐時名族可以為相莊宗以程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是時朝廷新造百度未備程革拜命之日肩輿導從喧呼道中莊宗聞其聲以問左右左右對曰宰相檐子入門莊宗登樓視之笑曰所謂似是

而非者也程奉皇太后册自魏至太原上下山險所至州縣驅役丁夫官吏迎拜程坐肩輿自若少忤其意必加笞辱人有假驢夫於程者程怗興唐府給之府吏啟無例程怒笞吏背少尹任圜莊宗姊婿也詰程訴其不可程戴華陽巾衣鶴氅據几決事視圜罵曰爾何蟲豸恃婦家力耶宰相取給州縣何為不可圜不對而去夜馳至博州見莊宗莊宗大怒謂郭崇韜曰朕誤相此癡物敢辱予九卿趣令自盡崇韜亦欲殺之賴盧質力解

之乃罷為右庶子莊宗入洛程於路墜馬中風卒贈禮部尚書

任圜京兆三原人也為人明敏善談辯見者愛其容止及聞其論議縱横益皆悚動李嗣昭節度昭義辟圜觀察支使梁兵築夾城圍潞州踰年而晉王薨晉兵救潞者皆解去嗣昭危甚問圜去就之計圜勸嗣昭堅守以待不可有二心已而莊宗攻破梁夾城聞圜為嗣昭畫守計甚嘉之由是益知名其後嗣昭與莊宗有隙圜數

奉使往來辯釋讒構嗣昭卒免於禍嗣之力也嗣昭從莊宗戰胡柳擊敗梁兵嗣頗有功莊宗勞之曰儒士亦破體邪仁者之勇何其壯也張文禮弑王鎔莊宗遣嗣昭討之嗣昭戰歿嗣代將其軍號令嚴肅既而文禮子處球等閉城堅守不可下嗣數以禍福諭鎮人鎮人信之嗣嘗擁兵至城下處球登城呼嗣曰城中兵食俱盡而久抗王師若泥首自歸懼無以塞責幸公見哀指其生路嗣告之曰以子先人固難容貸然罰不及嗣子可

從輕其如拒守經年傷吾大將一朝困竭方布款誠以此計之子亦難免然坐而待斃曷若伏而俟命處球流涕曰公言是也乃遣人送狀乞降人皆稱圜其言不欺既而佗將攻破鎮州處球雖見殺而鎮之吏民以嘗乞降故得保其家族者甚衆其後以鎮州為北京拜圜工部尚書兼真定尹北京副留守知留守事為政有惠愛明年郭崇韜兼領成德軍節度使改圜行軍司馬仍知真定府事圜與崇韜素相善又為其司馬崇韜因以鎮

州事託之而圜多所違異初圜推官張彭為人傾險貪黷圜不能察信任之多為其所賣及崇韜領鎮彭為圜謀隱其公廨錢後莊宗遣宦者選故趙王時宫人百餘人有許氏者尤有色彭賂守者匿之後事覺召彭詣京師將罪之彭懼悉以前所隱公錢簿書獻崇韜崇韜深德彭不殺由是與圜有隙同光三年圜罷司馬守工部尚書魏王繼岌暨崇韜伐蜀懼圜攻已於後乃辟圜叅魏王軍事蜀滅表圜黔南節度使圜懇辭不就繼岌殺

崇韜以圜代將其軍而旋康延孝反繼岌遣圜將三千人會董璋孟知祥等兵擊敗延孝於漢州而魏王先至渭南自殺圜悉將其軍以東明宗嘉其功拜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判三司是時明宗新誅孔謙圜選辟才俊抑絶僥倖公私給足天下便之是秋韋説豆盧革罷相圜與安重誨鄭珏孔循議擇當爲相者圜意屬李琪而珏循雅不欲琪爲相謂重誨曰李琪非無文藝但不廉耳宰相端方有器度者足以爲之太常卿崔協可也

重誨以為然佗日明宗問誰可相者重誨即以協對圜前爭曰重誨未諳朝廷人物為人所賣天下皆知崔協不識文字而虛有儀表號為沒字碑臣以陛下誤加採擢無功幸進比不知書以臣一人取笑足矣相位有幾豈容更益笑端明宗曰宰相重位卿等更自詳審然吾在藩時識易州刺史韋肅世言肅名家子且待我甚厚置之此位可乎肅或未可則馮書記先朝判官稱為長者可以相矣馮書記者道也議未決重誨等退休於中

興殿廊下孔循不揖拂衣而去行且罵曰天下事一則任圜二則任圜圜乃何人圜謂重誨曰李琪才藝可兼時輩百人而讒夫巧沮忌害其能若舍琪而相協如棄蘇合之丸而取蜣蜋之轉也重誨笑而止然重誨終以循言為信居月餘協與馮道皆拜相協在相位數年人多嗤其所為然圜與重誨交惡自協始故時使臣出四方皆自戶部給券重誨奏請自內出圜以故事爭之不能得遂與重誨辨於帝前圜聲色俱厲明宗罷朝後宮

嬪御迎前問曰與重誨論事者誰明宗曰宰相也宮人奏曰妾在長安見宰相奏事未嘗如此葢輕大家耳明宗由是不悦而使臣給券卒自内出圜益憤沮重誨嘗過圜圜出妓善歌而有色重誨欲之圜不與由是二人益相惡而圜遽求罷職乃罷為太子少保圜不自安因請致仕退居于磁州朱守殷反于汴州重誨誣圜與守殷連謀遣人矯制殺之圜受命怡然聚族酣飲而死明宗知而不問為下詔坐圜與守殷通書而言涉怨望懟

帝即位贈圜太傅

趙鳳幽州人也少以儒學知名燕王劉守光時悉黥燕人以為兵鳳懼因髠為僧依燕王弟守奇自匿守奇奔梁梁以守奇為博州刺史鳳為其判官守奇卒鳳去為鄆州節度判官晉取鄆州莊宗聞鳳名得之喜以為扈鑾學士莊宗即位拜鳳中書舍人翰林學士莊宗及劉皇后幸河南尹張全義第酒酣命皇后拜全義為父明日遣宦者命學士作牋上全義以父事之鳳上書極言

其不可全義養子郝繼孫犯法死宦官伶人冀其貲財固請籍没鳳又上書言繼孫為全義養子不宜有别籍之財而於法不至籍没刑人利財不可以示天下是時皇后及羣小用事鳳言皆不見納明宗武君不通文字四方章奏常使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知書奏讀多不稱旨孔循教重誨求儒者置之左右而兩人皆不知唐故事於是置端明殿學士以馮道及鳳為之鳳好直言而性剛强素與任圜善自圜為相頗薦進之初端明殿

學士班在翰林學士下而結銜又在官下明年鳳遷禮部侍郎因諷圜升學士於官上又詔班在翰林學士上圜為重誨所殺而誣以謀反是時重誨方用事雖明宗不能詰也鳳獨號哭呼重誨曰任圜天下義士豈肯謀反而公殺之何以示天下重誨慙不能對術士周玄豹以相法言人事多中莊宗尤信重之以為北京巡官明宗為內衙指揮使重誨欲試玄豹乃使佗人與明宗易服而坐明宗於下坐召玄豹相之玄豹曰內衙貴將也

此不足當之乃指明宗於下坐曰此是也因爲明宗言其後貴不可言明宗即位思玄豹以爲神將召至京師鳳諫曰好惡上所慎也今陛下神其術而召之則傾國之人皆將奔走吉凶之說轉相惑亂爲患不細明宗遂不復召朱守殷反明宗幸汴州守殷已誅又詔幸鄴是時從駕諸軍方自河南從家至汴不欲北行軍中爲之洶洶而定州王都以爲天子幸汴州誅守殷而又幸鄴以圖已因疑不自安宰相率百官詣閤請罷幸鄴明宗

不聽人情大恐羣臣不復敢言鳳手疏責安重誨言甚切直重誨以白遂罷幸有僧遊西域得佛牙以獻明宗以示大臣鳳言世傳佛牙水火不能傷請驗其真偽因以斧斫之應手而碎是時宮中施物已及數千因鳳碎之乃止天成四年夏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祕書少監于嶠者自莊宗時與鳳俱為翰林學士而嶠亦訐直敢言與鳳素善及鳳已貴而嶠久不遷自以材名在鳳上而不用因與蕭希甫數非斥時政尤詆訾鳳

鳳心銜之未有以發而嶠與隣家爭水竇為安重誨所怒鳳即左遷嶠祕書少監嶠因被酒往見鳳鳳知其必不遜乃辭以沐髪嶠詬直吏又溺於從者直廬而去省吏白鳳嶠溺於客次且詬鳳鳳以其事聞明宗下詔奪嶠官長流武州百姓又流振武天下寃之其後安重誨為邊彥温等告變明宗詔彥温等廷詰具伏其詐即斬之後數日鳳奏事中興殿啓曰臣聞姦人有誣重誨者明宗曰此閑事朕已處置之卿可無問也鳳曰臣所聞

者繫國家利害陛下不可以為閑因指殿屋曰此殿所以尊嚴宏壯者棟梁柱石之所扶持也若折其一棟去其一柱則傾危矣大臣國之棟梁柱石也且重誨起微賤歷艱危致陛下為中興主安可使姦人動揺明宗改容謝之曰卿言是也遂族彥温等三家其後重誨得罪羣臣無敢言者獨鳳數言重誨盡忠明宗以鳳為朋黨罷為安國軍節度使鳳在鎮所得俸禄悉以分將校賔客廢帝入立召為太子太保病足居于家疾篤自筮投

著而歎曰吾家世無五十者又皆窮賤吾今壽過其數而富貴復何求哉清泰二年卒于家
李襲吉父圖洛陽人或曰唐相林甫之後也乾符中襲吉舉進士為河中節度使李都榷鹽判官後去之晉晉王以為榆次令遂為掌書記襲吉博學多知唐故事遷節度副使官至諫議大夫晉王與梁有隙交兵累年後晉王數困欲與梁通和使襲吉為書諭梁辭甚辨麗梁太祖使人讀之至于毒手尊拳交相於暮夜金戈鐵馬

蹂踐於明時歎曰李公僻處一隅有士如此使吾得之傅虎以翼也顧其從事敬翔曰善為我荅之及翔所荅書辭不工而襲吉之書多傳於世襲吉為人恬淡以文辭自娛天祐三年卒以盧汝弼代為副使汝弼工書畫而文辭不及襲吉其父簡求為河東節度使為唐名家故汝弼亦多知唐故事晉王薨莊宗嗣為晉王承制封拜官爵皆出汝弼十八年卒莊宗即位贈襲吉禮部尚書汝弼兵部尚書

張憲字允中晉陽人也為人沉静寡欲少好學能鼓琴飲酒莊宗素知其文辭以為天雄軍節度使掌書記莊宗即位拜工部侍郎租庸使遷刑部侍郎判吏部銓東都副留守憲精於吏事甚有能政莊宗幸東都定州王都來朝莊宗命憲治鞠場與都擊鞠初莊宗建號於東都以鞠場為即位壇於是憲言即位壇王者所以興也漢鄗南魏繁陽壇至今皆在不可毁乃别治宫西為鞠場場未成莊宗怒命兩虞候亟毁壇以為場憲退而歎

曰此不祥之兆也初明宗北伐契丹取魏鎧仗以給軍有細鎧五百憲遂給之而不以聞莊宗至魏大怒責憲馳自取之左右諫之乃止又問憲庫錢幾何憲上庫簿有錢三萬緡莊宗益怒謂其嬖伶史彥瓊曰我與羣臣飲博須錢十餘萬而憲以故紙給我我未渡河時庫錢常百萬緡今復何在彥瓊為憲解之乃已郭宗韜伐蜀薦憲可任為相而宦官伶人不欲憲在朝廷樞密承旨段徊曰宰相在天子面前事有非是尚可改作一方之

任茍非其人則為患不細憲材誠可用不如任以一方乃以為太原尹北京留守趙在禮作亂憲家在魏州在禮善待其家遣人以書招憲憲斬其使不發其書而上之莊宗遇弑明宗入京師太原猶未知而永王存霸奔于太原左右告憲曰今魏兵南嚮主上存亡未可知存霸之來無詔書而所乘馬斷其鞦豈非戰敗者乎宜拘之以俟命憲曰吾本書生無尺寸之功而人主遇我甚厚豈宜懷二心以幸變第可與之俱死爾憲從事張昭

遠教憲奉表明宗以勸進憲涕泣拒之已而存霸削髮見北京巡檢符彥超願為僧以求生彥超麾下兵大譟殺存霸憲出奔沂州亦見殺

嗚呼予於死節之士得三人而失三人焉鞏廷美楊溫之死予既已哀之至於張憲之事尤為之痛惜也予於舊史考憲事實而永王存霸符彥超與憲傳所書始末皆不同莫得而考正葢方其變故倉卒之時傳者失之爾然要其大節亦可以見也憲之志誠可謂忠矣當其

不顧其家絶在禮而斬其使涕泣以拒昭遠之說其志甚明至其欲與存霸俱死及存霸被殺反棄太原而出奔然猶不知其心果欲何為也而舊史書憲坐棄城而賜死予亦以為不然予之於憲固欲成其美志而要在憲失其官守而其死不明故不得列于死節也

蕭希甫宋州人也為人有機辯多矯激少舉進士為梁開封尹袁象先掌書記象先為青州節度使以希甫為巡官希甫不樂乃棄其母妻變姓名亡之鎮州自稱青

州掌書記謁趙王王鎔鎔以希甫為參軍尤不樂居歲餘又亡之易州削髮為僧居百丈山莊宗將建國于魏置百官求天下隠逸之士幽州李紹宏薦希甫為魏州推官莊宗即帝位欲以知制誥有詔定內宴儀問希甫樞密使得坐否希甫以為不可樞密使張居翰聞之怒謂希甫曰老夫歷事二朝天子見內宴數百子本田舍兒安知宫禁事希甫不能對由是宦官用事者皆切齒宰相豆盧革等希宦官㫖共排斥之以為駕部郎中希

甫失志尤怏怏莊宗滅梁遣希甫宣慰青齊希甫始知其母已死而妻袁氏亦改嫁矣希甫乃發哀服喪居于魏州人有引漢李陵書以譏之曰老母終堂生妻去室時皆傳以為笑明宗即位召為諫議大夫是時復置匭函以希甫為使希甫建言自兵亂相乘王綱大壞侵欺凌奪有力者勝凡詈人之妻女占人之田宅姦贓之吏刑獄之冤者何可勝紀而匭函一出投訴必多至於功臣貴戚有不得繩之以法者乃自天成元年四月二十

八日昧爽已前大辟以上皆赦除之然後出匭函以示衆初明宗欲以希甫為諌議大夫豆盧革韋説頗沮難之其後革説為安重誨所惡希甫希旨誣奏革縱田客殺人而説與隣人爭井井有寶貨有司推劾井中惟破釜而已革説卒皆貶死明宗賜希甫帛百匹粟麥三百石拜左散騎常侍希甫性褊而躁進嘗遣人夜叩宮門上變言河堰牙官李筠告本軍謀反詰旦追問無狀斬筠軍士詣安重誨求希甫啖之是時明宗將有事於南

郊前齋一日羣臣習儀于殿廷宰相馮道趙鳳河南尹秦王從榮樞密使安重誨侯班于月華門外希甫與兩省班先入道等坐廊下不起既出希甫召堂頭直省朝堂驅使官責問宰相樞密見兩省官何得不起因大詬詈是夜託疾還第月餘坐告李筠事動揺軍衆貶嵐州司戶參軍卒于貶所

劉贊魏州人也父玭為縣令贊始就學衣以青布衫襦每食則玭自肉食而別以蔬食食贊於牀下謂之曰肉

食君之禄也爾欲之則勤學問以干禄吾肉非爾之食也由是贇益力學舉進士為羅紹威判官去為租庸使趙巖巡官又為孔謙鹽鐵判官明宗時累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守官以法權豪不可干以私是時秦王從榮握兵而驕多過失言事者請置師傅以輔道之大臣畏王不敢決其事因請王得自擇秦王即請贇乃拜贇祕書監為秦王傅贇泣曰禍將至矣秦王所請王府元帥官屬十餘人類多浮薄傾險之徒日獻諛諂

以驕王獨贊從容諷諫率以正道秦王嘗令賓客作文於坐中贊自以師傅恥與羣小比伍雖操筆勉彊有不悅之色秦王惡之後戒左右贊來不得通贊亦不往月一至府而已退則杜門不交人事已而秦王果敗死唐大臣議王屬官當坐者馮道曰元帥判官任贊與秦王非素好而在職不逾月詹事王居敏及劉贊皆以正直為王所惡河南府判官司徒詡病告家居久皆宜不與其謀而諮議參軍高輦與王最厚輦法當死其餘可次

第原滅朱弘昭曰諸公不知其意爾使秦王得入光政門當待贇等如何吾徒復有家族邪且法有首從今秦王夫婦男女皆死而贇等止其一身幸矣道等難之而馮贇亦爭以為不可贇等乃得免死於是論高輦死而任贇等十七人皆長流初贇聞秦王敗即白衣駕驢以俟人有告贇奪官而已贇曰豈有天子家嗣見殺而賓僚奪官者乎不死幸矣已而贇長流嵐州百姓清泰二年詔歸田里行至石會關病卒

何瓚閩人也唐末舉進士及第莊宗爲太原節度使辟爲判官莊宗每出征伐留張承業守太原承業卒瓚代知留守事瓚爲人明敏通於吏事外若踈簡而內頗周密莊宗建大號于鄴都拜瓚諫議大夫瓚慮莊宗事不成求留守北京瓚與明宗有舊明宗即位召還見於內殿勞問久之已而以瓚爲西川節度副使是時孟知祥已有二志方以副使趙季良爲心腹聞瓚代之亟奏留季良遂改瓚行軍司馬瓚恥於自辭不得已而往明宗

賜予甚厚初知祥在北京為馬步軍都虞候而瓚留守太原知祥以軍禮事瓚常繩以法知祥初不樂及瓚為司馬猶勉待之甚厚知祥反罷瓚司馬置之私第瓚飲恨而卒

五代史卷二十八

五代史卷二十八考證

任圜傳後莊宗遣宦者選故趙王時宮人百餘人○監本宦訛宫又脱者選二字今從閣本增正

五代史卷二十八考證

五代史卷二十九

宋 歐陽修 撰

晉臣傳第十七

桑維翰字國僑河南人也為人醜怪身短而面長常臨鑑以自奇曰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慨然有志於公輔初舉進士主司惡其姓以為桑喪同音人有勸其不必舉進士可以從佗求仕者維翰慨然乃著日出扶桑

賦以見志又鑄鐵硯以示人曰硯弊則改而佗仕卒以進士及第晉高祖辟為河陽節度掌書記其後常以自從高祖自太原徙天平不受命而有異謀以問將佐將佐皆恐懼不敢言獨維翰與劉知遠贊成之因使維翰為書求援於契丹耶律德光已許諾而趙德鈞亦以重賂啖德光求助已以篡唐高祖懼事不果乃遣維翰往見德光為陳利害甚辯德光意乃決卒以滅唐而興晉維翰之力也高祖即位以維翰為翰林學士禮部侍郎

知樞密院事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
使天福四年出爲相州節度使歲餘徙鎮泰寧吐渾白
承福爲契丹所迫附鎮州安重榮以歸晉重榮因請與
契丹絕好用吐渾以攻之高祖重違重榮意未決維翰
上䟽言契丹未可與爭者七高祖召維翰使者至卧内
謂曰北面之事方撓吾胷中得卿此疏計已決矣可無
憂也維翰又勸高祖幸鄴都七年高祖在鄴維翰來朝
徙鎮晉昌出帝即位召拜侍中而景延廣用事與契丹

絶盟維翰言不能入乃陰使人説帝曰制契丹而安天下非用維翰不可乃出延廣於河南拜維翰中書令復為樞密使封魏國公事無巨細一以委之數月之間百度寖理初李瀚為翰林學士好飲而多酒過高祖以為浮薄天福五年九月詔廢翰林學士按唐六典歸其職於中書舍人而端明殿學士樞密院學士皆廢及維翰為樞密使復奏置學士而悉用親舊為之維翰權勢既盛四方賂遺歲積鉅萬内客省使李彦韜端明殿學士

馮玉用事共讒之帝欲黜維翰大臣劉昫李崧皆以為不可卒以玉為樞密使既而以為相維翰日益見疎帝飲酒過度得疾維翰遣人陰白太后請為皇弟重睿置師傅帝疾愈知之怒乃罷維翰以為開封尹維翰遂稱足疾稀復朝見契丹屯中渡破欒城杜重威等大軍隔絶維翰曰事急矣乃見馮玉等計事而謀不合又求見帝帝方調鷹於苑中不暇見維翰退而歎曰晉不血食矣自契丹與晉盟始成於維翰而終敗於景延廣故

自兵興契丹凡所書檄未嘗不以此兩人為言耶律德光犯京師遣張彥澤遺太后書問此兩人在否可使先來而帝以維翰嘗議毋絶盟而已違之也不欲使維翰見德光因諷彥澤圖之而彥澤亦利其貲産維翰狀貌既異素以威嚴自持晉之老將大臣見者無不屈服彥澤以驍捍自矜每往候之雖冬月未嘗不流汗初彥澤入京師左右勸維翰避禍維翰曰吾為大臣國家至此安所逃死邪安坐府中不動彥澤以兵入府問維翰何

在維翰厲聲曰吾晉大臣自當死國安得無禮邪彥澤股栗不敢仰視退而謂人曰吾不知桑維翰何如人今日見之猶使人恐懼如此其可再見乎乃以帝命召維翰維翰行遇李崧立馬而語軍吏前白維翰請赴侍衛司獄維翰知不免顧崧曰相公當國使維翰獨死崧慙不能對是夜彥澤使人縊殺之以帛加頸告德光曰維翰自縊德光曰我本無心殺維翰維翰何必自致德光至京師使人檢其尸信為縊死乃以尸賜其家而貲財

悉為彦澤所掠

景延廣字航川陜州人也父建善射嘗教延廣曰射不入鐵不如不發由是延廣以挽彊見稱事梁邵王友誨友誨謀反被幽延廣亡去後從王彦章戰中都彦章敗延廣身被數創僅以身免明宗時朱守殷以汴州反晉高祖為六軍副使主誅從守殷反者延廣為汴州軍校當誅高祖惜其才陰縱之使亡後録以為客將高祖即位以為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果州團練使徙領寧江

軍節度使天福四年出鎮義成又徙保義復召為侍衛馬步軍都虞候徙鎮河陽三城遷馬步軍都指揮使領天平高祖崩出帝立延廣有力頗伐其功初出帝立晉大臣議告契丹致表稱臣延廣獨不肯但致書稱孫而已大臣皆知其不可而不能奪契丹果怒數以責晉延廣謂契丹使者喬瑩曰先皇帝北朝所立今天子中國自冊可以為孫而不可為臣且晉有横磨大劒十萬口翁要戰則來他日不禁孫子取笑天下瑩知其言必起

兩國之爭懼後無以取信也因請載于紙以備遺忘延廣敕吏具載以授瑩瑩藏其書衣領中以歸具以延廣語告契丹契丹益怒天福八年秋出帝幸大年莊還置酒延廣第延廣所進器服鞍馬茶牀椅榻皆裹金銀飾以龍鳳又進帛五千匹綿一千四百兩馬二十二匹玉鞍衣襲犀玉金帶等請賜從官自皇弟重睿下至伴食刺史重睿從者各有差帝亦賜延廣及其母妻從事押衙孔目官等稱是時天下旱蝗民餓死者歲十數萬而

君臣窮極奢侈以相誇尚如此明年春契丹入寇延廣從出帝壯征為御營使相拒澶魏之間先鋒石公霸遇敵於戚城高行周符彥卿兵少不能救馳騎促延廣益兵延廣按兵不動三將被圍數重帝自御軍救之三將得出皆泣訴然延廣方握親兵恃功恣橫諸將皆由其節度帝亦不能制也契丹嘗呼晉人曰景延廣喚我來何不速戰是時諸將皆力戰而延廣未嘗見敵契丹已去延廣獨閉壁不敢出自延廣一言而契丹與晉交惡

凡號令征伐一出延廣晉大臣皆不得與故契丹凡所書檄未甞不以延廣為言契丹去出帝還京師乃出延廣為河南尹留守西京明年出帝幸澶淵以延廣從皆無功延廣居洛陽鬱鬱不得志見晉日削度必不能支契丹乃為長夜之飲大治第宅園池妓樂惟意所為後帝亦追悔遣供奉官張暉奉表稱臣以求和德光報曰使桑維翰景延廣來而割鎮定與我乃可和晉知其不可乃止契丹至中渡延廣屯河陽聞杜重威降乃還德

光犯京師行至相州遣騎兵數千雜晉軍渡河趨洛以取延廣戒曰延廣南奔吳西走蜀必追而取之而延廣顧慮其家未能引決敵騎奄至乃與從事閻丕馳騎見德光於封邱并丕見鎖延廣曰丕臣從事也以職相隨何罪而見鎖丕乃得釋德光責延廣曰南北失懽皆因爾也召喬瑩質其前言延廣初不服瑩從衣領中出所藏書延廣乃服因以十事責延廣每服一事授一牙籌授至八籌延廣以面伏地不能仰視遂叱而鎖之將送

之北行至陳橋止民家夜分延廣伺守者怠引手扼吭而死時年五十六漢高祖時贈侍中

嗚呼自古禍福成敗之理未有如晉氏之明驗也其始以契丹而興終為契丹所滅然方其以逆抗順大事未集孤城被圍外無救援而徒將一介之命持片舌之彊能使契丹空國興師應若符契出危解難遂成晉氏當是之時維翰之力為多及少主新立釁結兵連敗約起爭發自延廣然則晉氏之事維翰成之延廣壞之二人

之用心者異而其受禍也同其故何哉葢夫本末不順而與外援共事者常見其禍未見其福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吴巒字寶川鄆州盧縣人也少舉明經不中清泰中為大同沙彥珣節度判官晉高祖起太原召契丹為援契丹過雲州彥珣出城迎謁為契丹所掠城中推巒主州事巒即閉門拒守契丹以兵圍之高祖入立以雲州入于契丹而巒猶守城不下契丹圍之凡七月高祖義巒

所為乃以書告契丹使解兵去髙祖召鑾以為武寧軍節度副使諫議大夫復州防禦使出帝即位與契丹絶盟河北諸州皆警以謂貝州水陸之衝緩急可以轉餉乃積芻粟數十萬以王令温為永清軍節度使令温牙将邵珂素驕狠難制令温奪其職珂閑居無憀乃陰使人亡入契丹言貝州積粟多而無兵守可取令温以事朝京師心頗疑珂乃質其子崇範以自隨晉大臣以鑾前守雲中七月契丹不能下乃遣鑾馳驛代令温守貝

州巒善撫士卒會天大寒裂其帷幄以衣士卒士卒皆愛之珂因求見巒願自效巒推心信之開運元年正月契丹南寇圍貝州巒命珂守南門契丹圍三日四面急攻之巒從城上投薪草焚其梯衝殆盡已而珂自南門引契丹入巒守東門方戰而左右報珂反巒顧城中已亂即投井死而令溫家屬為契丹所掠出帝憫之以令溫為武勝軍節度使後累歷方鎮周顯德中卒令溫瀛州河間人也王令溫疑邵珂而質其子矣巒不能察其姦反委以兵及契丹入貝州又不拒戰遽

投井死其死不足
貴故不列於死事

五代史卷二十九

五代史卷二十九考證

桑維翰傳維翰之力也○監本闕翰字今增入

五代史卷二十九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五代史卷三十

宋　歐　陽　修　撰

漢臣傳第十八

蘇逢吉京兆長安人也漢高祖鎮河東父悅為高祖從事逢吉常代悅作奏記悅乃言之高祖高祖召見逢吉精神爽秀憐之乃以為節度判官高祖性素剛嚴賓佐稀得請見逢吉獨入終日侍立高祖書閤中兩使文簿

盈積莫敢通逢吉輒取內之懷中伺高祖色可犯時以進之高祖多以為可以故甚愛之然逢吉為人貪詐無行喜為殺戮高祖嘗以生日遣逢吉疏理獄囚以祈福謂之淨獄逢吉入獄中閱囚無輕重曲直悉殺之以報曰獄淨矣高祖建號拜逢吉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制度草創朝廷大事皆出逢吉逢吉以為已任然素不學問隨事裁決出其意見是故漢世尤無法度而不施德政民莫有所稱焉高祖既定京師逢吉與

蘇禹珪同在中書除吏多違舊制逢吉尤納貨賂市權鬻官謗者讙譁然高祖方倚信二人故莫敢有告者鳳翔李永吉初朝京師逢吉以永吉故秦王從曮子家世王侯當有奇貨使人告永吉許以一州而求其先王玉帶永吉以無為解逢吉乃使人市一玉帶直數千緡責永吉償之前客省使王筠自晉末使楚至是還逢吉意筠得楚王重賂遣人求之許以一州筠怏怏以其槖裝之半獻之而皆不得州晉相李崧從契丹以北高祖入

京師以崧第賜逢吉而崧別有田宅在西京逢吉遂皆取之崧自北還因以宅券獻逢吉逢吉不悅而崧子弟數出怨言其後逢吉乃誘人告崧與弟嶼嶬等下獄崧款自誣伏與家僮二十人謀因高祖山陵為亂獄中上書逢吉改二十人為五十人遂族崧家是時天下多盜逢吉自草詔書下州縣凡盜所居本家及隣保皆族誅或謂逢吉曰為盜族誅已非王法況隣保乎逢吉恡以為是不得已但去族誅而已於是鄆州捕賊使者張令

柔盡殺平陰縣十七村民數百人衛州刺史葉仁魯聞部有盜自帥兵捕之時村民十數共逐盜入于山中盜皆散走仁魯從後至見民捕盜者以為賊悉擒之斷其脚筋暴之山麓宛轉號呼累日而死聞者不勝其寃而逢吉以仁魯為能由是天下因盜殺人滋濫逢吉已貴益為豪侈謂中書堂食為不可食乃命家厨進羞日極珍善繼母死不服喪妻武氏卒諷百官及州鎮皆輸綾絹為喪服武氏未朞除其諸子為官有庶兄自外來未

白逢吉而見其諸子逢吉怒託以他事告於高祖杖殺之逢吉嘗從高祖征鄴數使酒辱周太祖於軍中太祖恨之其後隱帝立逢吉素善李濤諷濤請罷太祖與楊邠樞密李太后怒濤離間大臣罷濤相以楊邠兼平章事事悉關決逢吉禹珪由是倫位而已乾祐二年加拜司空周太祖鎮鄴不落樞密使逢吉以謂樞密之任方鎮帶之非便與史弘肇爭於是卒如弘肇議弘肇怨逢吉異已已而會飲王章第使酒坐中弘肇怒甚逢吉謀

求出鎮以避之既而中輟人問其故逢吉曰苟捨此而去史公一處分吾虀粉矣是時隱帝少年小人在側弘肇等威制人主帝與左右李業郭允明等皆患之逢吉每見業等以言激之業等卒殺弘肇即以逢吉權知樞密院方命草麻聞周太祖起兵乃止逢吉夜宿金祥殿東閣謂司天夏官正王處訥曰昨夕未瞑已見李崧在側生人接死者無吉事也周太祖至北郊官軍敗于劉子陂逢吉宿七里夜與同舍酣飲索刀將自殺為左右

所止明日與隱帝走趙村自殺於民舍周太祖定京師梟其首遣當李崧被刑之所廣順初賜其子西京莊并宅一區

史弘肇字化元鄭州滎澤人也為人蹻勇走及奔馬梁末調民七戶出一兵弘肇為兵隸開道指揮選為禁兵漢高祖典禁兵弘肇為軍校其後漢高祖鎮太原使將武節左右指揮領雷州刺史高祖建號於太原代州王暉拒命弘肇攻破之以功拜忠武軍節度使侍衛步軍

都指揮使是時契丹北歸留耿崇美攻王守恩於潞州高祖遣弘肇前行擊之崇美敗走守恩以城歸漢而河陽武行德澤州霍令竒等皆迎弘肇自歸弘肇入河陽高祖從後至遂入京師弘肇為將嚴毅寡言麾下嘗小忤意立檛殺之軍中為之股慄以故高祖起義之初弘肇行兵所至秋毫無犯兩京帖然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歸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高祖疾大漸與楊邠蘇逢吉等同授一作受顧命隱帝時河中

李守貞鳳翔王景崇永興趙思綰等皆反關西用兵人情恐懼京師之民流言以相驚恐弘肇出兵警察務行殺戮罪無大小皆死是時太白晝見民有仰觀者輒腰斬于市市有醉者忤一軍卒軍卒誣其訛言坐棄市凡民抵罪吏以白弘肇弘肇但以三指示之吏即腰斬之又為斷舌決口斮筋折足之刑李崧坐奴告變族誅弘肇取其幼女以為婢於是前資故將失職之家姑息僮奴而廝養之輩往往脅制其主侍衛孔目官解暉狡酷

因緣為姦民抵罪者莫敢告訴燕人何福進有玉枕直錢十四萬遣僮賣之淮南以鬻茶僮隱其錢福進笞責之僮乃誣告福進得趙延壽玉枕以遺吳人弘肇捕治福進棄市帳下分取其妻子而籍其家財弘肇不喜賓客嘗言文人難耐呼我為卒弘肇領歸德其副使等月率私錢千緡為獻潁州麴場官麴温與軍將陳拯爭官務訟之三司三司直温拯訴之弘肇弘肇以謂潁已屬州而温不先白已乃追温殺之連坐者數十人周太祖

平李守貞推功羣臣弘肇拜中書令隱帝自關西罷兵漸近小人與後賛李業等嬉遊無度而太后親族頗行干託弘肇與楊邠稍裁抑之太后有故人子求補軍職弘肇輒斬之帝始聽樂賜教坊使等玉帶錦袍往謝弘肇弘肇怒曰健兒為國征行者未有偏賜爾曹何功敢當此乎悉取所賜還官周太祖出鎮魏州弘肇議帶樞密以行蘇逢吉楊邠以為不可弘肇恨之明日會飲竇貞固第弘肇厲聲舉爵屬太祖曰昨日廷論何為異同

今日與公飲此逢吉與邠亦舉大爵曰此國家事也何必介意乎遂俱飲釂弘肇曰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槍大劒若毛錐子安足用哉三司使王章曰無毛錐子軍賦何從集乎毛錐子蓋言筆也弘肇默然他日會飲章第酒酣為手勢令弘肇不能為客省使閻晉卿坐次弘肇屢教之蘇逢吉戲曰坐有姓閻人何憂罰爵弘肇妻閻氏酒家倡以為譏已大怒以醜語詬逢吉逢吉不校弘肇欲毆之逢吉先出弘肇起索劒欲追之楊邠泣曰

蘇公漢宰相公若殺之致天子何地乎弘肇馳馬去邠送至第而還由是將相如水火隱帝遣王峻置酒公子亭和解之是時李業郭允明後贊聶文進等用事不喜執政而隱帝春秋漸長為大臣所制數有忿言業等乘間譖之以為弘肇威震人主不除必為亂隱帝頗欲除之夜聞作坊鍛甲聲以為兵至達旦不寐由是與業等密謀禁中乾祐三年冬十月十三日弘肇與楊邠王章等入朝坐廣政殿東廡甲士數十人自内出擒弘肇邠

章斬之并族其三家弘肇已死帝坐崇元殿召羣臣告以弘肇等謀反羣臣莫能對又召諸軍校見於萬歲殿帝曰弘肇等專權使汝曹常憂横死今日吾得為汝主矣軍校皆拜周太祖即位追封弘肇鄭王以禮歸葬

楊邠魏州冠氏人也少為州掌籍吏租庸使孔謙領度支補邠勾押官歷孟華鄆三州糧料院使事漢高祖為右都押衙高祖即位拜樞密使邠出於小吏不喜文士與蘇逢吉等內相排忌逢吉諷李濤上疏罷邠與周太

祖樞密使邠泣訴李太后前太后怒罷濤相加邠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是時逢吉禹珪頗以私賄除吏多繆邠為相事無大小必先示邠邠以為可乃入白而深革逢吉所為凡門蔭出身諸司補吏者一切罷之邠雖長於吏事而不知大體以謂為國家者帑廩實甲兵完而已禮樂文物皆虛器也以故秉大政而務苛細凡前資官不得居外而天下行旅皆給過所然後得行旬日之間人情大擾邠度不可行而止邠常與王章

論事帝前帝曰事行之後勿使有言也邠遽曰陛下但禁聲有臣在聞者為之戰慄李太后弟業求為宣徽使帝與太后私以問邠邠止以為不可帝欲立所愛耿夫人為后邠又以為不可夫人死將以后禮葬之邠又以為不可由是隱帝大怒而左右乘間構之與史弘肇等同日見殺邠為人頗儉靜四方之賂雖不却然往往以獻於帝居家謝絶賓客晚節稍通縉紳延客門下知史傳有用乃課吏傳寫未幾及於禍周太祖即位追封弘

農王

王章魏州南樂人也為州孔目官張令昭逐節度使劉延皓章事令昭令昭敗章婦翁白文珂與副招討李周善乃以章託周周匿章褚中以槖駞負之洛陽藏周第唐滅章乃出為河陽糧料使漢高祖典禁兵補章都孔目官從之太原高祖即位拜三司使檢校太尉高祖崩隱帝即位加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漢方新造承契丹之後京師空乏而關西三叛作周太祖用兵西

方章供饋軍旅未嘗乏絶然征利剝下民甚苦之往時民租一石輸二升為雀鼠耗章乃增一石輸二斗為省耗緡錢出入皆以八十為陌章減其出者陌三州縣民訴田者必全州縣覆之以括其隱田天下由此重困然尤不喜文士嘗語人曰此輩與一把算子未知顛倒何益於國邪百官俸廩皆取供軍之餘不堪者命有司高估其價估定又增謂之擡估章猶意不能滿往往復增之民有犯鹽礬酒麯者無多少皆抵死吏緣為姦民莫

堪命已而與史弘肇等同日見殺

劉銖陜州人也少為梁邵王牙將與漢高祖有舊高祖鎮太原以為左都押衙銖為人慘酷好殺戮高祖以為勇斷類已特信用之高祖即位拜永興軍節度使徙鎮平盧加檢校太師同平章事又加侍中是時江淮不通吳越錢鏐使者常泛海以至中國而濱海諸州皆置博易務與民貿易民負失期者務吏擅自攝治置刑獄不關州縣而前為吏者利其厚賂縱之不問民頗為苦銖

乃一切禁之然銖用法亦自為刻深民有過者問其年幾何對曰若干即隨其數杖之謂之隨年杖每杖一人必兩杖俱下謂之合歡杖又請增民租畝出錢三十以為公用民不堪之隱帝患銖剛暴召之懼不至是時沂州郭淮攻南唐還以兵駐青州隱帝乃遣符彥卿往代銖銖頗禁兵在莫敢有異意乃受代還京師銖嘗切齒於史弘肇楊邠等已而弘肇等死銖謂李業等曰諸君可謂僂儸兒矣權知開封府周太祖兵犯京師銖悉誅

太祖與王峻等家屬太祖入京師銖妻裸露以席自蔽與銖俱見執銖謂其妻曰我則死矣汝應與人為婢太祖使人責銖曰與公共事先帝獨無故人之情乎吾家屠滅雖有君命加之酷毒一何忍也今公亦有妻子獨不念之乎銖曰為漢誅叛臣爾豈知其佗是時太祖方欲歸人心乃與羣臣議曰劉侍中墜馬傷甚而軍士逼辱殆有微生吾欲奏太后貸其家屬何如羣臣皆以為善乃止殺銖與李業等梟首於市赦其妻子太祖即位

賜陝州莊宅各一區

李業高祖皇后之弟也后昆弟七人業最幼故尤憐之高祖時以為武德使隱帝即位業以皇太后故益用事無顧憚時天下旱蝗黃河決溢京師大風拔木壞城門宮中數見怪物投瓦石撼門扉隱帝召司天趙延乂問禳除之法延乂對曰臣職天象日時察其變動以考順逆吉凶而已禳除之事非臣所知也然臣所聞殆山魈也皇太后乃召尼誦佛書以禳之一尼如廁既還悲泣

不知人者數日及醒訊之莫知其然而帝方與業及聶文進後贊郭允明等狎昵多爲廋語相誚戲放紙鳶于宮中太后數以災異戒帝帝不聽時宣徽使閻業欲得之太后亦遣人微諷大臣大臣楊邠史弘肇等皆以爲不可業由此怨望謀殺邠等邠等已死又遣供奉官孟業以詔書殺郭威于魏州威舉兵反隱帝遣左神武統軍袁義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閻晉卿等率兵拒威于澶淵兵未出威已至滑州隱帝大懼謂大臣曰昨太草草

耳業請出府庫以賚軍宰相蘇禹珪以為未可業拜禹珪於帝前曰相公且為官家勿惜府庫乃詔賜京師兵及魏兵從威南者錢人十千督其子弟作書以告北兵之來者及漢兵敗于北郊業取內庫金寶懷之以奔其兄保義軍節度使洪信洪信拒而不納業走至絳州為人所殺

聶文進并州人也少為軍卒善書算給事漢高祖帳中高祖鎮太原以為押司官高祖即位歷拜領軍屯衛將

軍樞密院承旨周太祖爲樞密使頗親信之文進稍横恣遷右領軍大將軍入謝召諸將軍設食朝堂儀鸞翰林御厨供帳飲食文進自如有司不敢劾周太祖鎮鄴文進等用事居中及謀殺楊邠等文進夜作詔書制置中外邠等已死文進點閲兵籍指麾殺戮以爲已任周太祖在鄴聞邠等遇害初以爲文進不與及發詔書皆文進手跡乃大詬之周兵至京師隱帝敗于北郊太后懼使謂文進善衛帝對曰臣在此百郭威何害慕容彦

超敗走帝宿于七里文進夜與其徒飲酒歌呼自若明日隱帝遇弑文進亦見殺

後贊兗州瑕邱人其母倡也贊幼善謳事張延朗延朗死贊更事漢高祖高祖愛之以為牙將高祖即位拜飛龍使隱帝尤愛幸之楊邠等執政贊久不得遷乃共謀殺邠等邠等死隱帝悔之贊與允明等番休侍帝不欲左右言已短隱帝兵敗北郊贊奔兗州慕容彥超執送京師梟首于市

郭允明少為漢高祖厮養高祖愛之以為翰林茶酒使隱帝尤狎愛之允明益驕横無顧避大臣不能禁允明使荆南高保融車服導從如節度使保融待之甚厚允明乃陰使人步測其城池高下若為攻取之計者以動之荆人皆恐保融厚賂以遣之還飛龍使巳而李業與允明誅殺楊邠等是日無雲而昏霧雨如泣日中載邠等十餘尸暴之市中允明手殺邠等諸子於朝堂西廡王章㨗張貽肅血流逆注隱帝敗于北郊還至封邱門

不得入帝走趙村允明從後追之弑帝于民舍乃自殺

五代史卷三十

五代史卷三十考證

蘇逢吉傳逢吉乃誘人告崧與弟嶼義等下獄○南本無義字

崧欵自誣伏與家僮二十人謀因高祖山陵為亂獄中上書逢吉改二十人為五十人遂族崧家○逢吉時為中書此云獄中上書當作獄上中書為是

劉銖傳銖謂李業等曰諸君可謂僂儸兒矣○鶴林玉露僂儸俗言猾也唐書作婁羅見回紇傳華言婁羅

益聰明才敏之意北史作樓羅見王昕傳樓羅樓羅

實自難解宋史亦作樓羅張思均貿狀小而精悍太

宗嘗稱其樓羅是也

太祖入京師銖見執○臣文清按通鑑考異則謂周祖

以太后意令收銖下獄與此小異

五代史卷三十一

宋　歐陽修　撰

周臣傳第十九

王朴字文伯東平人也少舉進士為校書郎依漢樞密使楊邠邠與王章史弘肇等有隙朴見漢興日淺隱帝年少孱弱任用小人而邠為大臣與將相交惡知其必亂乃去邠東歸後李業等教隱帝誅權臣邠與章弘肇

皆見殺三家之客多及而朴以故獨免周世宗鎮澶州朴為節度掌書記世宗為開封尹拜朴右拾遺為推官世宗即位遷比部郎中獻平邊策曰唐失道而失吳蜀晉失道而失幽并觀所以失之之由知所以平之之術當失之時君暗政亂兵驕民困近者姦於內遠者叛於外小不制而至于僭大不制而至于濫天下離心人不用命吳蜀乘其亂而竊其號幽并乘其間而據其地平之之術在乎反唐晉之失而已必先進賢退不肖以清

其時用能去不能以審其材恩信號令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恭儉節用以豐其財徭役以時以阜其民俟其倉廩實器用備人可用而舉之彼方之民知我政化大行上下同心力彊財足人安將和有必取之勢則知彼情狀者願為之間諜知彼山川者願為之先導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與天意同則無不成之功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惟吳易圖東至海南至江可撓之地二千里從少備處先撓之備東則撓西備

西則撓東彼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間可以知彼之虛實衆之彊弱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矣勿大舉但以輕兵撓之彼人怯弱知我師入其地必大發以來應數大發則民困而國竭一不大發則我獲其利彼竭我利則江北諸州乃國家之所有也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揚我之兵江之南亦不難平之也如此則用力少而收功多得吳則桂廣皆為内臣岷蜀可飛書而召之如不至則四面並進席卷而蜀平矣吳蜀平幽可望風而至

唯并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須以彊兵攻力已竭氣已喪不足以為邊患可為後圖方今兵力精練器用具備羣下知法諸將用命一稔之後可以平邊臣書生也不足以講大事至于不達大體不合機變惟陛下寛之遷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歲中遷左散騎常侍充端明殿學士是時世宗新即位鋭意征伐已撓羣議親敗劉旻於高平歸而益治兵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數顧大臣問治道選文學之士徐台符等二十人使作為

君難為臣不易論及平邊策朴在選中而當時文士皆不欲上急於用武以謂平定僭亂在修文德以為先惟翰林學士陶穀竇儀御史中丞楊昭儉與朴皆言用兵之策朴謂江淮為可先取世宗雅已知朴及見其議論偉然益以為奇引與計議天下事無不合遂決意用之顯德三年征淮以朴為東京副留守還拜戶部侍郎樞密副使遷樞密使四年再征淮以朴留守京師世宗之時外事征伐而內修法度朴為人明敏多材智非獨當

世之務至於陰陽律歴之法莫不通焉顯德二年詔朴校定大歴乃削去近世符天流俗不經之學設通經統三法以歳軌離交朔望周變率策之數步日月五星為欽天歴六年又詔朴考正雅樂朴以謂十二律管互吹難得其真乃依京房為律准以九尺之絃十三依管長短寸分設柱用七聲為均樂成而和朴性剛果又見信於世宗凡其所為當時無敢難者然人亦莫能加也世宗征淮朴留京師廣新城通道路壯偉宏闊今京師之

制多其所規為其所作樂至今用之不可變其陳用兵之畧非特一時之策至言諸國興滅次第云淮南可最先取并必死之寇最後亡其後宋興平定四方惟并獨後服皆如朴言六年春世宗遣朴行視汴口作斗門還過故相李穀第疾作仆于坐上舁歸而卒年五十四世宗臨其喪以玉鉞叩地大慟者數四贈侍中

鄭仁誨字日新太原晉陽人也初事唐將陳紹光紹光為人驍勇而好使酒嘗因醉怒仁誨拔劍欲殺之左右

皆奔走仁誨植立不動無懼色紹光擲劒于地撫仁誨
曰汝有器量必富貴非吾所及也仁誨後棄紹光去還
鄉里事母以孝聞漢高祖為河東節度使周太祖居帳
下時時往過仁誨與語甚懽每事有疑即從仁誨質問
仁誨所對不阿周太祖益奇之漢興周太祖為樞密使
乃召仁誨用之累官至內客省使太祖破李守貞於河
中軍中機畫仁誨多所參決太祖入立以仁誨為大內
都點檢恩州團練使樞密副使累遷宣徽北院使出為

鎮寧軍節度使顯德元年拜樞密使世宗攻河東仁誨留守東都明年冬以疾卒世宗將臨其喪有司言歲不利臨喪世宗不聽乃先以桃茢而臨之仁誨自其微時常爲太祖謀畫及居大位未甞有所聞而太祖世宗皆親重之然亦能謙謹好禮不自矜伐爲士大夫所稱贈中書令追封韓國公諡曰忠正

扈載字仲熙北燕人也少好學善屬文廣順初舉進士高第拜校書郎直史館再遷監察御史其爲文章以辭

多自喜常次歴代有國廢興治亂之迹為運源賦甚詳又因遊相國寺見庭竹可愛作碧鮮賦題其壁世宗聞之遣小黄門就壁録之覽而稱善因拜水部員外郎知制誥遷翰林學士賜緋而載已病不能朝謝居百餘日乃力疾入直學士院世宗憐之賜告還第遣太醫視疾初載以文知名一時樞密使王朴尤重其才薦於宰相李穀久而不用朴以問穀曰扈載不為舍人何也穀曰非不知其才然載命薄恐不能勝朴曰公為宰相以進

賢退不肖為職何言命邪已而召拜知制誥及為學士居歲中病卒年三十六議者以縠能知人而朴能薦士是時天子英武樂延天下奇才而尤禮文士載與張昭竇儼陶縠徐台符等俱被進用縠居數人中文辭最劣尤無行昭儼數與論議其文粲然而縠徒能先意所在以進諛取合人主事無大小必稱美頌贊至於廣京城為木偶耕人紫芝白兎之類皆為頌以獻其辭大抵類俳優而載以不幸早卒論議雖不及昭儼而不為縠之

諛也

嗚呼作器者無良材而有良匠治國者無能臣而有能君葢材待匠而成臣待君而用故曰治國譬之於弈知其用而置得其處者勝不知其用而置非其處者敗敗者臨棊注目終日而勞心使善弈者視焉為之易置其處則勝矣勝者所用敗者之棊也興國所用亡國之臣也王朴之材誠可謂能矣不遇世宗何所施哉世宗之時外事征伐攻取戰勝内修制度議刑法定律歷講求

禮樂之遺文所用者五代之士也豈皆愚怯於晉漢而材智於周哉惟知所用爾夫亂國之君常置愚不肖於上而彊其不能以暴其短惡置賢智於下而泯没其材能使君子小人皆失其所而身蹈危亡治國之君能置賢知於近而置愚不肖於遠使君子小人各適其分而身享安樂治亂相去雖遠甚而其所以致之者不多也反其所置而已嗚呼自古治君少而亂君多况於五代士之遇不遇者可勝歎哉

五代史卷三十一

五代史卷三十一考證

王朴傳世宗即位遷比部郎中○顧炎武云唐時刑部有刑比都官司門四曹故稱刑曹為比部郎中後改為司計大夫又改比部為司計今四曹改為十三司而財計之不關刑部久矣

遷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臣文清按劉友益綱目書法云漢周開封多以子弟尹之世宗始用賢者而朴以諫議大夫領焉參書法此條方見此舉之善

以王鉞叩地○王一本作玉

五代史卷三十一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五代史卷三十二

宋　歐陽修　撰

死節傳第二十

語曰世亂識忠臣誠哉五代之際不可以為無人吾得全節之士三人焉作死節傳

王彦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也少為軍卒事梁太祖為開封府押衙左親從指揮使行營先鋒馬軍使末帝即

位遷濮州刺史又徙澶州刺史彥章為人驍勇有力能跣足履棘行百步持一鐵鎗騎而馳突奮疾如飛而他人莫能舉也軍中號王鐵鎗梁晉爭天下為勁敵獨彥章心常輕晉王謂人曰亞次鬬雞小兒耳何足懼哉梁分魏相六州為兩鎮懼魏軍不從遣彥章將五百騎入魏屯金波亭以虞變魏軍果亂夜攻彥章彥章南走魏人降晉晉軍攻破澶州虜彥章妻子歸之太原賜以第宅供給甚備間遣使者招彥章彥章斬其使者以自絕

然晉人畏彥章之在梁也必欲招致之待其妻子愈厚自梁失魏博與晉夾河而軍彥章常為先鋒遷汝鄭二州防禦使匡國軍節度使北面行營副招討使又徙宣義軍節度使是時晉已盡有河北以鐵鎖斷德勝口築河南北為兩城號夾寨而梁末帝昏亂小人趙巖張漢傑等用事大臣宿將多被讒間彥章雖為招討副使而謀不見用龍德三年夏晉取鄆州梁人大恐宰相敬翔顧事急以繩内靴中入見末帝泣曰先帝取天下不以

臣為不肖所謀無不用今彊敵未滅陛下棄忍臣言臣身不用不如死乃引繩將自經末帝使人止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彦章不可末帝乃召彦章為招討使以段凝為副末帝問破敵之期彦章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彦章受命而出馳兩日至滑州置酒大會隂遣人具舟於楊村命甲士六百人皆持巨斧載冶者具鞴炭乘流而下彦章會飲酒半佯起更衣引精兵數千沿河以趨德勝舟兵舉鎖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彦章

引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蓋三日矣是時莊宗在魏以朱守殷守夾寨聞彥章為招討使驚曰彥章驍勇吾嘗避其鋒非守殷敵也然彥章兵少利於速戰必急攻我南城即馳騎救之行二十里而得夾寨報者曰彥章兵已至比至而南城破矣莊宗徹北城為栰下楊劉與彥章俱浮於河各行一岸每舟栰相及輒戰一日數十接彥章至楊劉攻之幾下晉人築壘博州東岸彥章引兵攻之不克還擊楊劉戰敗是時段凝巳有異志

與趙巖張漢傑交通彥章素剛憤梁日削而嫉巖等所為嘗謂人曰俟吾破賊還誅姦臣以謝天下巖等聞之懼與凝叶力傾之其破南城也彥章與凝各為捷書以聞凝遣人告巖等匿彥章書而上已書末帝初疑其事已而使者至軍獨賜勞凝而不及彥章軍士皆失色及楊劉之敗也凝乃上書言彥章使酒輕敵而至於敗趙巖等從中日夜毀之乃罷彥章以凝為招討使彥章馳至京師入見以笏畫地自陳勝敗之迹巖等諷有司劾

彥章不恭勒還第唐兵攻兗州末帝召彥章使守捉東路是時梁之勝兵皆屬段凝京師秖有保鑾五百騎皆新募之兵不可用乃以屬彥章而以張漢傑監之彥章至遞坊以兵少戰敗退保中都又敗與其牙兵百餘騎死戰唐將夏魯奇素與彥章善識其語音曰王鐵鎗也舉矟刺之彥章傷重馬踣被擒莊宗見之曰爾常以孺子待我今日服乎又曰爾善戰者何不守兗州而守中都中都無壁壘何以自固彥章對曰大事已去非人力

可為莊宗惻然賜藥以封其創彥章武人不知書常為俚語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其於忠義蓋天性也莊宗愛其驍勇欲全活之使人慰諭彥章彥章謝曰臣與陛下血戰十餘年今兵敗力窮不死何待且臣受梁恩非死不能報豈有朝事梁而暮事晉生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莊宗又遣明宗往諭之彥章病創卧不能起仰顧明宗呼其小字曰汝非邈佶烈乎我豈苟活者遂見殺年六十一晉高祖時追贈彥章太師與彥章同時

有裴約者潞州之牙將也莊宗以李嗣昭為昭義軍節度使約以裨將守澤州嗣昭卒其子繼韜以澤潞叛降于梁約召其州人泣而諭曰吾事故使二十餘年見其分財饗士欲報梁仇不幸早世今郎君父喪未葬違背君親吾能死于此不能從以歸梁也衆皆感泣梁遣董璋率兵圍之約與州人拒守求救於莊宗是時莊宗方與梁人戰河上而已建大號聞繼韜叛降梁頗有憂色及聞約獨不叛喜曰吾於繼韜何薄於約何厚而約能

分逆順邪顧符存審曰吾不惜澤州與梁一州易得約難得也爾識機便為我取約來存審以五千騎馳至遼州而梁兵已破澤州約見殺至周世宗時又有劉仁贍者焉仁贍字守惠彭城人也父金事楊行密為濠滁二州刺史以驍勇知名仁贍為將輕財重士法令嚴肅少畧通兵書事南唐為左監門衛將軍黄袁二州刺史所至稱治李景使掌親軍以為武昌軍節度使周師征淮先遣李穀攻自壽春景遣將劉彦貞拒周兵以仁贍為

清淮軍節度使鎮壽州李穀退守正陽浮橋彥貞見周兵之却意其怯急追之仁贍以為不可彥貞不聽仁贍獨按兵城守彥貞果敗於正陽世宗攻壽州圍之數重以方舟載礮自淝河中流擊其城又東巨竹數十萬竿上施版屋號為竹龍載甲士以攻之又决其水砦入于淝河攻之百端自正月至于四月不能下而歲大暑霖雨彌旬周兵營寨水深數尺淮淝暴漲礮舟竹龍皆飄南岸為景兵所焚周兵多死世宗東趨濠梁以李重進

為廬壽州都招討使景亦遣其元帥齊王景達等列砦紫金山下為夾道以屬城中而重進與張永德兩軍相疑不恊仁贍屢請出戰景達不許由是憤惋成疾明年正月世宗復至淮上盡破紫金山砦壞其夾道景兵大敗諸將往往見擒而景之守將廣陵馮延魯光州張紹舒州周祚泰州方訥泗州范再遇等或走或降皆不能守雖景君臣亦皆震懾奉表稱臣願割土地輸貢賦以效誠欵而仁贍獨堅守不可下世宗使景所遣使者孫

晟等至城下示之仁贍子崇諫幸其父病謀與諸將出降仁贍立命斬之監軍使周廷構哭於中門救之不得於是士卒皆感泣願以死守三月仁贍病甚已不知人其副使孫羽詐為仁贍書以城降世宗命舁仁贍至帳前嘆嗟久之賜以玉帶御馬復使入城養疾是日卒制曰劉仁贍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可比予之南伐得爾為多乃拜仁贍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天平軍節度使仁贍不能受命而卒年五十八世宗遣使弔

發喪事官給追封彭城郡王以其子崇讃為懷州刺史賜莊宅各一區李景聞仁贍卒亦贈太師壽州故治壽春世宗以其難剋遂徙城下蔡而復其軍曰忠正軍曰吾以旌仁贍之節也

嗚呼天下惡梁久矣然士之不幸而生其時者不為之臣可也其食人之禄者必死人之事如彦章者可謂得其死哉仁贍既殺其子以自明矣豈有垂死而變節者乎今周世宗實録載仁贍降書蓋其副使孫羽等所為

也當世宗時王環為蜀守秦州攻之久不下其後力屈
而降世宗頗嗟其忠然止以為大將軍視世宗待二人
之薄厚而考其制書乃知仁贍非降者也自古忠臣義
士之難得也五代之亂三人者或出於軍卒或出於偽
國之臣可勝嘆哉可勝嘆哉

五代史卷三十二

五代史卷三十二考證

王彥章傳趙巖等日夜毁之乃罷彥章彥章馳至京師以笏畫地自陳勝敗之迹巖等諷有司劾彥章不敬勒還第○臣文清按司馬光通鑑云趙張與彥章動相違戾潛伺彥章過失以聞彥章功竟無成及歸楊村梁主信讒猶恐彥章旦夕成功難制徵還大梁與此異

五代史卷三十二考證

五代史卷三十三

宋 歐陽修 撰

死事傳第二十一

嗚呼甚哉自開平訖于顯德終始五十三年而天下五代士之不幸而生其時欲全其節而不二者固鮮矣於此之時責士以死與必去則天下為無士矣然其習俗遂以苟生不去為當然至於儒者以仁義忠信為學享

人之祿任人之國者不顧其存亡皆恬然以茍生為得非徒不知愧而反以其得為榮者可勝數哉故吾於死事之臣有所取焉君子之於人也樂成其美而不求其備况死者人之所難乎吾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人而已其初無卓然之節而終以死人之事者得十有五人焉而戰沒者不得與也然吾取王清史彥超者其有旨哉其有旨哉作死事傳不能立傳者五人馬彥超附朱守殷傳宋令詢李遐張彥卿鄭昭業見於本紀而已

張源德者不知其世家或曰本晉人也少事晉無所稱從李罕之以潞州叛晉降梁罕之遣源德見梁太祖太祖時源德自金吾衛將軍為蔡州刺史梁貞明三年魏博節度使楊師厚卒末帝分魏相等六州為兩鎮懼魏軍不從乃遣劉鄩將兵萬人屯于魏以虞變魏軍果叛廹其節度使賀德倫以魏博二州降晉當是時源德為鄩守貝州晉王入魏諸將欲先擊貝州晉王曰貝城小而堅攻之難卒下且源德雖恃劉鄩之兵然與滄州相

首尾令德州居其中而無備不如先取之則滄貝之勢分而易圖也乃先襲破德州然後以兵五千攻源德源德堅守不下晉軍塹而圍之已而劉鄩大敗于故元城南走黎陽晉軍攻破洺州而衛州刺史来昭邢州節度使閻寶皆以城降晉磁州刺史靳昭相州張筠滄州戴思遠皆棄城走當此時晉已先下全燕而鎮定皆附于晉自河以北山以東四面千里六鎮數十州之地皆歸晉獨貝一州圍之踰年不可下源德守既堅而貝人聞

晋巳盡有河北城中食且盡乃勸源德出降源德不從遂見殺源德已死貝人謀曰晋圍吾久吾窮而後降懼皆不免也乃告于晋曰吾欲被甲執兵而降得赦而後釋之如何晋軍許諾貝人三千出降巳釋甲晋兵四面圍而盡殺之

夏魯奇字邦傑青州人也唐莊宗時賜姓名曰李紹奇其後莊宗賜姓名者皆復其故魯奇初事梁為宣武軍校後奔於晋為衛護指揮使從周德威攻劉守光於幽

州守光將單廷珪元行欽以驍勇自負魯奇每與二將
鬬輒不能解兩軍皆釋兵而觀之晉已下魏博梁將劉
鄩軍于洹水莊宗以百騎覘敵遇鄩伏兵圍之數重幾
不得脫魯奇力戰手殺百餘人身被二十餘創與莊宗
決圍而出莊宗益奇之以為磁州刺史從戰中都擒王
彦章莊宗壯之賜絹千疋拜鄭州防禦使遷河陽節度
使為政有恩愛徙鎮忠武河陽之人遮留不得行父老
詣京師乞留明宗遣中使往諭之魯奇乃得去唐師伐

荆南以魯奇為招討副使無功而還徙鎮武信東川董璋反攻遂州魯奇閉城拒之旬月救兵不至城中食盡魯奇自刎死年四十九吳縝曰兵猶可戰而不戰魯奇食盡力窮而刎故取捨異

姚洪本梁之小校也自董璋為梁將洪嘗事璋後事唐為指揮使長興中遣洪將千人戍閬州董璋反遣人以書招洪洪得璋書輙投廁中後璋兵攻破閬州執洪璋曰爾為健兒我遇汝厚奈何負我邪洪罵曰老賊爾昔為李七郎奴掃馬糞得一臠殘炙感恩不已今天子用

爾為節度使何苦反邪吾能為國家死不能從人奴以生璋怒然鑊於前令壯士十人刲其肉而食洪至死大罵明宗聞之泣下錄其二子而厚卹其家

王思同幽州人也其父敬柔娶劉仁恭女生思同思同事仁恭為銀胡䩮指揮使仁恭為其子守光所囚思同奔晉以為飛勝指揮使梁晉相拒于莘遣思同築壘楊劉以功遷神武十軍都指揮使累遷鄭州防禦使思同為人敢勇善騎射好學頗喜為詩輕財重義多禮文士

然未嘗有戰功明宗時以久次為匡國軍節度使徙鎮雄武是時吐蕃數為寇而秦州無亭障思同列四十餘柵以禦之居五年來朝明宗問以邊事思同指畫山川陳其利害思同去明宗顧左右曰人言思同不管事能若是邪於是始知其材以為右武衛上將軍京兆尹西京留守石敬瑭討董璋思同為先鋒指揮使兵入劒門而後軍不繼思同與璋戰不勝而却敬瑭兵罷思同徙鎮山南西道已而復為京兆尹西京留守應順元年二

月潞王從珂反鳳翔馳檄四鄰言姦臣幸先帝疾病賊殺秦王而立幼嗣侵弱宗室動搖藩方陳已所以興兵討亂之狀因遣伶奴安十十以五絃謁思同欲因其懽以通意是時諸鎮皆懷嚮背所得潞王書檄雖以上聞而不絶其使獨思同執十十及從珂所使推官郝詡等送京師愍帝嘉其忠即以思同為西面行營馬步軍都部署三月會諸鎮兵圍鳳翔破東西關城從珂兵弱而守甚堅外兵傷死者衆從珂登城呼外兵而泣曰吾從

先帝二十年大小數百戰甲不解體金瘡滿身士卒固嘗從我矣今先帝新棄天下而朝廷信用姦人離間骨肉我實何罪而見伐乎因慟哭士卒聞者皆悲憐之興元張虔釗攻城西督戰甚急士卒苦之反兵攻虔釗虔釗走羽林指揮使楊思權呼曰潞王吾主也乃引軍自西門入降從珂而思同未知猶督戰嚴衛指揮使尹暉麾其衆曰城西軍入城受賞矣何用戰邪士卒解甲棄仗聲聞數里遂皆入城降諸鎮之兵皆潰思同挺身走

至長安西京副留守劉遂雍閉門不納乃走潼關從珂引兵東至昭應前鋒追執思同從珂責曰罪可逃乎思同曰非不知從王而得生恐終死不能見先帝於地下從珂媿其言乃殺之漢高祖即位贈侍中思同東走將自歸于天子與元行欽走異故予其死

張敬達字志通代州人也小字生鐵少以騎射事唐莊宗為廳直軍使明宗時為河東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欽州刺史累遷彰國大同軍節度使徙鎮武信晋昌清泰

二年契丹數犯邊廢帝以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兼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馬步軍都總管屯于忻州屯兵聚譟迎敬瑭呼萬歲敬瑭斬三十餘人以止之廢帝疑敬瑭有異志乃以敬達為北面副總管以分其兵明年夏徙敬瑭鎮天平遂以敬達為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馬步軍都部署敬瑭因此遂反即以敬達為太原四面招討使六月兵圍太原敬達為長城連柵雲梯飛礮以攻之所為城栅將成輙有大風雨水暴至以

壞之敬瑭求救于契丹九月契丹耶律德光自鴈門入旌旗相屬五千餘里德光先遣人告敬瑭曰吾欲今日破敵可乎敬瑭報曰大兵遠來而賊勢方盛要在成功不必速也使者未復命而兵已交敬達陣於西山契丹以羸騎三千革鞭木鐙人馬皆不甲胄以趨唐軍唐軍爭馳之契丹兵走追至汾曲伏發斷唐軍為二其在北者皆死死者萬餘人敬達收軍栅晉安契丹圍之廢帝遣趙延壽范延光等救之延壽屯團柏谷延光屯遼州

相去皆百餘里契丹兵圍敬達者自晉安寨南長百餘里闊五十里敬達軍中望之但見穹廬連屬如岡阜四面亘以毛索掛鈴為警縱犬往來敬達軍中有夜出者輒為契丹所得由是閉壁不敢復出延壽等皆有二心無救敬達意敬達猶有兵五萬人馬萬匹久之食盡削木篩糞以飼其馬馬死者食之已而馬盡副招討使楊光遠勸敬達降晉敬達自以不忍背唐而救兵且至光遠促之不已敬達曰諸公何相迫邪何不殺我而降光

遠即斬敬達降契丹耶律德光聞敬達死哀其忠遣人收葬之本紀責其不誅光遠而諷其殺己以降賊故不書死而書如其志而傳錄其死者終嘉其不降也然己雖不屈而諷人降賊故不得為死節

翟進宗張萬迪者皆不知其何人也初皆事唐後事晉進宗為淄州刺史萬迪為登州刺史楊光遠反以騎兵數百脅取二刺史至青州萬迪聽命而進宗獨不屈光遠遂殺進宗出帝贈進宗左武衛上將軍及光遠平曲赦青州雖光遠子孫皆見慰釋而獨不赦萬迪暴其罪

而斬之詔求進宗尸加禮歸葬葬事官給以其子仁欽為東頭供奉官

沈斌字安時徐州下邳人也少為軍卒事梁為拱宸都指揮使後事唐從魏王繼岌破蜀平康延孝以功為虢州刺史歷隨趙等八州刺史晉開運元年為祁州刺史契丹犯塞至於榆林過祁州斌以謂契丹深入晉地而歸兵羸乏可擊即以州兵邀之契丹以精騎劉門斌兵多死城中無備敵將趙延壽留兵急攻之延壽招斌降

斌從城上駡延壽曰公父子誤計陷于契丹忍忘君臣之義殘賊父母之邦斌能為國死爾不能效公所為也已而城陷斌自盡其家屬皆沒於敵云

王清字去瑕洺州曲周人也初事唐為寧衛指揮使後事晋為奉國都虞候安從進叛襄州從高行周攻之逾年不能下清謂行周曰從進閉孤城以自守其勢豈得久邪因請先登遂攻破之開運二年冬從杜重威戰陽城清以力戰功為步軍之最加檢校司徒是冬重威軍

中渡橋南敵軍其北以相拒而敵以精騎並西山出晉軍後南擊欒城斷晉餉道清謂重威曰晉軍危矣今去鎮州五里而守死于此營孫食盡將若之何請以步兵二千為先鋒奪橋開路公率諸軍繼進以入鎮州可以守也重威許之遣與宋彥筠俱前清與敵戰敗之奪其橋是時重威已有二志猶豫不肯進彥筠亦退走清曰吾獨死於此矣因力戰而死年五十三漢高祖立贈清太傅

史彦超雲州人也為人勇悍驍捷周太祖起魏時彦超為漢龍捷都指揮使以兵從太祖入立遷虎捷都指揮使戍于晉州劉旻攻晉州州無主帥知州王萬敢不能拒彦超以戍兵堅守月餘太祖遣王峻救之旻兵解去以功遷龍捷右廂都指揮使領鄭州防禦使周漢戰高平彦超為前鋒先登陷陣以功拜感德軍節度使周兵圍漢太原契丹救漢出忻代世宗遣符彦卿拒之以彦超為先鋒戰忻口彦超勇憤俱發左右馳擊解而復合

者數四遂殁于陣是時世宗敗漢高平乘勝而進圍城之役諸將議不一故久無成功世宗欲解去而未決聞彦超戰死遽班師倉卒之際亡失甚衆世宗旣惜彦超而憤無成功憂忿不食者數日贈彦超太師優恤其家焉

孫晟初名鳳又名忌密州人也好學有文辭尤長於詩少為道士居廬山簡寂宫常畫唐詩人賈島像置于屋壁晨夕事之簡寂宫道士惡晟以為妖以杖驅出之乃

儒服北之趙魏謁唐莊宗于鎮州莊宗以晟為著作佐郎天成中朱守殷鎮汴州辟為判官守殷反伏誅晟乃棄其妻子亡命陳宋之間安重誨惡晟以謂教守殷反者晟也畫其像購之不可得遂族其家晟奔于吳是時李昪方篡楊氏多招四方之士得晟喜其丈辭使為教令由是知名晟為人口吃遇人不能道寒暄已而坐定談辯鋒生聽者忘倦昪尤愛之引與計議多合意以為右僕射與馮延巳並為昪相晟輕延巳為人常曰金椀

玉盃而盛狗屎可乎晟事昪父子二十餘年官至司空家益富驕每食不設几案使衆妓各執一器環立而侍號肉臺盤時人多效之周世宗征淮李景懼始遣泗州牙將王知朗至徐州奉書以求和世宗不荅又遣翰林學士鍾謨文理院學士李德明奉表稱臣不荅乃遣禮部尚書王崇質副晟奉表謨與晟等皆言景願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之地歲貢百萬以佐軍而世宗已取滁揚濠泗諸州欲盡取淮南乃止因留使者不遣而攻壽

州益急謨等見世宗英武非景敵而師甚盛壽春且危乃曰願陛下寬臣五日之誅容臣還取景表盡獻江北諸州世宗許之遣供奉官安弘道押德明崇質南還而謨與晟皆見留德明等既還景悔不肯割地世宗亦以暑雨班師留李重進張永德等分攻廬壽周兵所得揚泰諸州皆不能守景兵復振重進與永德兩軍相疑有隙永德上書言重進反世宗不聽景知二將之相疑也乃以蠟丸書遺重進勸其反初晟之奉使也語崇質曰

吾行必不免然吾終不負永陵一抔土也永陵者昪墓也及崇質還而晟與鍾謨俱至京師館于都亭驛待之甚厚每朝會入閤使班東省官後召見必飲以醇酒已而周兵數敗盡失所得諸州世宗憂之召晟問江南事晟不對世宗怒未有以發會重進以景蠟丸書來上多斥周過惡以為言由是發怒曰晟來使我言景畏吾神武願得北面稱臣保無二心安得此指斥之言乎亟召侍衛軍虞候韓通收晟下獄及其從者二百餘人皆殺

之晟臨死世宗猶遣近臣問之晟終不對神色怡然正其衣冠南望而拜曰臣惟以死報國爾乃就刑晟既死鍾謨亦貶耀州司馬其後世宗怒解憐晟忠悔殺之召拜鍾謨衛尉少卿景已割江北遂遣謨還而景聞晟死亦贈魯國公

五代史卷三十三